

光影游擊最前線：台灣另類媒體 2007-2008

管中祥*

投稿日期：2009 年 1 月 10 日；通過日期：2009 年 2 月 27 日。

* 作者管中祥為中正大學傳播系理教授，「建置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主持人；e-mail: benlakuang@gmail.com。

《摘要》

受到主流媒體忽視或有意排擠的團體與社群，或是無力近用主流媒體的市民，有時會藉由新的傳播科技串連轉進，或隱晦或張揚地傳達出另類的聲音，突破主流媒體設下的障礙。2008 年台灣另類 / 獨立媒體的發展，不僅延續威權體制以來，對抗國家與資本的傳統，其發展的類型日趨多樣與蓬勃。其中，網際網路的靈活與多樣運用，成熟的影音技巧為台灣另類 / 獨立媒體帶來新的能量。此外，關切的議題也從早期對單一國家權威的挑戰，擴展到跨國串連與本地移民 / 移工的關懷。

關鍵詞：獨立媒體、另類媒體、社會運動

1949 年到 1986 年戒嚴時期，國家及少數菁英集結成侍從結構，媒介受制於寡頭結構的政治生態（李金銓，2004: 36）。不過，這樣的強控制形態隨著（國民）黨國機器面臨的合法性危機，以及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衝擊而有了改變。

1988 年 1 月 1 日解除報禁，結束長達四十多年的報業控制，1993 年開放中小功率電台，同年立法院也通過有線電視法，讓非法的第四台成為合法的有線電視系統，隨後於 1994 年開放第四家無線電視申請，這一連串的開放政策顯示從 1994 年開始，台灣的廣電媒體已經逐步解禁（deregulation）。

無可否認的，台灣媒體解禁和民間的社會及政治運動衝撞密切相關，然而有趣的是，這種衝撞黨國的反對力量、要求媒體開放與言論自由的呼聲，卻巧妙地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思維接軌。

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政策為主要特徵，鼓勵私有企業和消費者選擇，主張採取市場作用和利益最大化、非市場制度作用的最小化政策，強調民主的政府不該干涉市場，而應遵守經濟自由化、市場定價和私有化等市場原則（Chomsky, 1999），新自由主義的主倡者 Friedman（1962；轉引自 McChensney, 1999: 148）甚至認為，營利是民主的本質，任何一個推行反市場政策的政府就是反民主，因此，在政府「干預」經濟盡可能少的情況下，社會運作才可能最佳。新自由主義提倡的解除管制原則也應用在媒體的規範上（McChensney, 1999: 6）。

媒體相關法規採取的開放措施，不只是民間社會衝撞的結果，也同時是為因應資本全球化採取了新自由主義的思維與作法。換句話說，在民間社會的媒體改革呼求，以及國家自身所面臨的合法性危機外，如何配合國家發展擴大產業利潤，並進一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媒介解禁的另一重要考量。

這種媒體所有權解禁的方向至今仍在進行，例如，2007 年台灣廣電媒體監理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提出了《通訊傳播管理法案》，內容偏向媒體所有權「去除管制」的思維，對跨媒體經營大幅鬆綁、取消有線電視垂直整合限制、缺乏退場機制、對限制外資比例態度曖昧，無法有效解決本地媒體壟斷問題；並且取消本國自製節目比例、刪除對公共電視之補助，降低業者公共責任。即使召開兩次公聽會，修正的內容仍偏向業者利益，其結果將嚴重擠壓台灣媒體多元化的發展。

台灣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與資本相互滲透，關係愈形錯綜複雜，雖然越自由，卻未必就能監督政府，有時爲了商業利益趨炎附勢，反而成爲政治部門的幫兇，表面上批評權力集團，但私底下卻又接受「置入性行銷」，自失立場；另一方面，媒體集中度越來高，少數媒體集團壟斷媒體產業，經營者考量的是如何獲利，而非多元意見與文化的形成，少數群體（如新移民等）的意見難以表達，缺乏理性的溝通。也難怪美國傳播學者 McChesney 會爲文批評「媒體越大，民主越小」（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雖然媒體解禁，新聞已不再受國家檢查，但以前受到國家壓制的市場在能量解放之後，卻反過來壓抑財力較弱的新生聲音，嚴重背離民主的理想，新的政商結盟形式對於危害其既有利益的社會異議聲音，多半採取忽略或污名的態度。

受到主流媒體忽視或有意排擠的團體與社群，或是無力近用主流媒體的市民，有時會藉由新的傳播科技串連轉進，或隱晦或張揚地傳達出另類的聲音，突破主流媒體設下的障礙（余陽洲，1994；管中祥、張時健，2004；成露茜，2005；Downing, 2001；Atton, 2002；McChesney, 1999）。時至今日，雖然媒體越自由，但對於公民行動／社會運動報導的量與質並未相對進步。

壹、持續與「政治」勢力對抗

早期台灣異議媒體崛起和政治反對運動密相關，由於過去媒體壟斷在以國民黨為主的黨政軍之手，三家電視台在政治立場上多偏袒執政當局，對於各類新興崛起的社會運動多予負面的評價，也使得民眾難以從三台的表現上，難以窺得爭議性事件的全貌。因此不少媒體、政治或文化工作者為表達對政治及廣電體制的不滿，紛紛透過自行拍攝的「另類錄影帶」作為突破媒體障礙的先驅，例如，「綠色小組」、「第三映像」、「文化台灣影像工作室」等團體拿起攝影機，在街頭、在災區、在農村、在工廠紀錄當時的風起雲湧的公民行動，以影像的方式紀錄台灣底層生活及社會運動的發展，同時作為政治與媒體抗爭的工具，另一方面，早期的民進黨及民進黨支持者亦與另類媒體結盟，或自行經營另類媒體，作為宣傳政治理念，對抗國民黨統治工具。而其後的地下電台、第四台也延續這樣的脈絡發展。

近年來，有別於過去粗暴的控制方式，新興的「黨」「國」政體很能抓助商業媒體的脾胃，¹改以經濟的力量讓媒體自願就範。幾個主要政黨都在媒體買過時段播出競選廣告或置入性行銷；而媒體則在利潤考量下，放棄應有的監督職能，轉播相關活動，擔任起選舉公關。再加上「黨」「國」清楚了解商業媒體經熱愛衝突的品味，因而只要釋放爭議性、對立性的議題，便能影響媒體的報導內容與方向。

媒體的政治立場亦日趨明顯，不僅延續過去偏向國民黨黨國機器的意識形態，隨著民主化與政黨輪替，也有媒體的政治立場上越顯偏向民進黨。

從藍綠政治的光譜來看，台灣新聞媒體的政治軸線分佈較向「泛

藍」傾斜，對泛綠的支持者而言，政黨輪替並未帶來媒體政治立場的轉變，即使民進黨政府進行媒體操控，但仍未能有效的改變政治現實，控制媒體的自由與開放亦未能成就媒體的客觀與正確的專業表現，特別是，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所殘留的政媒共存的關係依然存在，媒體即使在政黨輪替後，仍舊成為特定政黨的文宣打手，政治鬥爭的參與者，而非輿論的監督者（路犁，2004: 4）。也因此，在民進黨意圖操控媒體的同時，民間的力量也因媒體在政治立場的傾斜，透過網際網路對抗立場親中或偏藍的「統派媒體」。

「與媒體對抗」（媒抗）是其中的代表，「媒抗」的成立不能僅視為是對媒體表現的一種反應，更重要是，「媒抗」認為媒體特定的意識形態不利於當時執政的民進黨的政治價值，因此，對「媒抗」而言，站在「台灣主體意識」的立場對抗媒體表現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媒抗除了作為批判媒體的論壇，也設立國際新聞版成立「媒抗外電小組」，翻譯國外媒體的相關報導，透過與國內媒體報導方式的對照，戳破媒體的謊言。²

隨著公民新聞的崛起，以「台灣主體意識」為行動價值的部落客除了在論壇發表意見，也建立起「台灣派部落客」的網路連結，並開始著手「公民新聞」的報導，特別針對泛綠支持者參與的群眾運動進行文字、影音、照片的網路即時放送。例如，2008 年陳雲林來台期間，多位「台灣派部落客」不僅參與抗議活動，也同時報導群眾抗議新聞，進行社會動員。

相較於「藍」「綠」的政治／權力對立（或不對立），統治者（包括「藍」「綠」政營的優勢階級與資本家）與被統治者間的權力壓迫，以及主流價值的「政治」更是另類媒體所關切的焦點。

事實上，台灣早期的另類媒體除了政治運動的關係密切外，也關注

到弱勢的聲音，呈現了邊緣與非主流色彩，並且挑戰當時的威權體系與價值。例如，當時的另類錄影帶紀錄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早期自立救濟模式的社區抗爭，到環保運動、學生運動、農民運動、勞工運動、原住民運動，甚至是宣揚政治反對運動人物的理念與風格，以及彰顯本土文化的內容都涵蓋其中；地下電臺的出現也同樣起因於政治與媒體的壓抑，地下電臺關注到弱勢的聲音，呈現了邊緣與非主流色彩，不受社會重視的原住民、勞工、婦女、同性戀等團體不但在地下電臺中有發聲的機會，同時也擁有自己專門的頻道。除了作為政治言論異議者、選舉活動造勢者，以及本土文化的提倡者外，地下電臺更擴大對邊緣弱勢者的關懷層面，進而企圖顛覆與衝撞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的堅固牢籠。透過影音的紀錄與流通，不僅解構政治權力的神話，終結強人歷史的專斷論述，更進一步成為反叛工具，擔負起教育組織群眾的功能。

老字號的《南方電子報》，是台灣第一份對大眾發行的電子報，以社區運動、社會運動、生態環保、弱勢團體、文學文化為主。其理想在於讓商業邏輯下失去戰場的理想在網路上發聲。從 1995 年即開始在網路上的新聞社群（newsgroup）上推出，一直維持著穩定且質量兼具的內容，有固定的讀者群，訂戶達八萬餘人。《南方電子報》主要以文化評論為主，並未報導新聞，也較少發起或參與社會行動，近年來隨著部落格的興起，其顯著性相對下降。

貳、社會公器的新挪移

《苦勞網》將自身定位為「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為社會運動報導與發聲的平台，過去曾試圖將《苦勞網》的內容集成平面出版，但目前仍以網際網路為主要的發聲形式。近年來也舉辦「鐵馬影展」及

出版《工運年鑑》。鐵馬影展自 2005 年創立以來，影展團隊嘗試打造的是一個能夠讓關心社會議題與藝文活動的朋友們，都能融入的場域。³ 鐵馬影展除邀各國社運紀錄片參展，也邀請亞洲地區的媒體行動者與本地實務工作者者進行交流，同時也把放映場地拉到獨立書店及享社運現場。而《工運年鑑》則是與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合編，2006 年正式出版，以一年為單位，紀錄勞工運動的發展，除了新聞事件也包括對事件的訪問與評論。

《苦勞網》除了整理社會運動剪報資料，也著手進行報導，並針對重大社會運動提供即時新聞，並進行社會動員。2007 年 3 月因採訪樂生保留事件，而被帶隊警官用擴音器指揮警察要把「拿著相機的『假記者』」也要一起抓起來。」同年 11 月，《苦勞網》獲得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頒發第二屆「社會公器獎」，創辦人孫窮理認為《苦勞網》的得獎，對於「社會公器」概念的挪移，產生正面的作用。

2007 年《苦勞網》改版，進入「苦勞 2.0」時代，和過去最大的不同在於，《苦勞網》記者、特約記者、實習記者的身份被標示出來，試圖將《苦勞網》的主體，開始移轉到「一群人」的身上，並且由社運團體自行張貼資訊，不需再經由《苦勞網》管理者「處理」。《苦勞網》的經費主要來自於小額捐款、網頁製作，以及學術單位、政府文化部門直接或間接的補助。

參、「環境專業」的網路媒體

稍晚成立的《環境資訊電子報》於 2000 年正式發刊，由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發行，是一個以「環境專業」的網路媒體，主要內容在於蒐集國內外環境議題相關剪報，同時也進行環境新聞的報

導，以作為環境資訊與環境運動的溝通平台。環境資訊中心有四位全職編輯，負責內容審核、編輯、維護網站和發行，近 20 位志工協助訊息張貼、剪報及翻譯工作，目前將近兩萬人訂閱其電子報。

近年來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與中華新聞人協會培訓志工記者，在 2008 年舉辦的「第三屆生物多樣性環境新聞志工培訓營」，培訓了近 40 名環境新聞志工，並且分別從食、衣、住、行、育樂等面向進行生物多樣性的採訪報導。⁴ 2007 年《環境資訊電子報》獲得「網際營活獎—優質網站首獎」以及「華文部落格大獎訊息、觀點類別首獎」，2007 年則以「從『踢碳抗暖化』觀點評析當前政策與趨勢」入圍卓越新聞獎新聞評論獎。

環境資訊中心主編彭瑞祥在接受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訪問時指出，他們最大支出就是人事費，獨立經費大約占環境資訊協會的三成（包含捐款和會員費），其他經費來源則是透過政府標案，例如，協助農委會推廣自然步道、影像紀錄或國家公園的推廣資訊，大部分是挑選他們認為值得推廣的議題，結合發行電子報或製作主題網站等專業（陳雅萱，2008）。

肆、開放、行動、分享的「大」平台

除了傳統的網路媒體，近年來影音串流技術的發達，也為另類媒體開啓了另一個發聲的管道。

2007 年 4 月 30 日，公共電視成立了台灣第一個以「公民新聞」為號召的《公廣集團公民新聞影音網》（PeoPo）。《PeoPo》強調「開放」、「行動」、「分享」的平台定位，所謂的「開放平台」是指歡迎並協助所有公民的參與；「分享平台」強調鼓勵使用者交流並分享，達

成公民的培力，而「行動平台」是藉由主張行動，推動社會的進步（胡元輝，2008: 231）。⁵

雖然公民記者有報導新聞的意願，但未必具有相關的專業能力。**PeoPo** 不只提供 blog 影音服務，讓使用者可以迅速出版自己的文章與新聞，更提供一連串實體教育訓練，提供給 NPO/NGO 以及對新聞編採有興趣之社會大眾上課。2006 年 12 月起，PeoPo 在各地巡迴舉辦工作坊，向民間團體、社區大學、部落客說明成立公民新聞平台的理念，了解民眾的需要及市場的可行性（邱千瑜，2008: 59）。除了到社區大學或 NGO 組織開辦工作坊，PeoPo 也會不定期舉辦相關活動與公民記者的互動，或者強化攝製技能，至今已舉辦過 100 場以上的工作坊。

截至 2008 年 4 月 8 日為止，PeoPo 的公民記者人數有 1,531 人，公民新聞總數 11,718 篇，舉辦工作坊超過 100 場，雖然和《OhmyNews》等其它國家的公民媒體相較，不論是參與人數及影響範圍仍是十分有限，但《PeoPo》已逐步受到社區大學、NGO 組織的重視。相對於《苦勞網》及《環境資訊電子報》以社會行動者或議題專業作為資訊主要提供者的生產模式，《PeoPo》則更進入到一般民眾生活，透過簡單的影音技能培力，在地公民有更多的能力報導自身生活與社區的相關新聞，但這也突顯了《PeoPo》公民新聞的多樣與鬆散的特性。

伍、拿國家經費進行「另類試驗」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是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第四分項子三計畫的公開徵選計畫，由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管中祥擔任主持人，並由「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及「紀錄片工會」等團體共同合作之

數位典藏計劃，資料庫的成立是基於各種公民行動（citizen action/citizen engagement）長期未受到主流媒體重視，缺乏為其紀錄保存的替代數位平台，因此，主動拍攝公民行動，提供社會運動影音紀錄，讓社會大眾透過網路平台與資料庫，了解公民行動的理念與價值，促成社會討論，並作為未來了解台灣歷史、社會發展、社會運動的基礎。換句話說，《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具有「資料庫」與「另類媒體」的雙重特質。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除了紀錄當下公民行動之紀錄、典藏與傳佈也協助公民行動團體其所擁有之影音資料，並將其數位化，剪輯部分影像作為資料庫檔案，進而公共化。同時舉辦公民影音紀錄培力工作坊與媒體識讀課程，協助公民行動團體及社區民眾進行影音培訓，期能自主拍攝並製作影音紀錄；並且舉辦公民行動紀錄與傳佈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媒體改革團體以及獨立媒體工作者參與座談，交換經驗，同時推展《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相關理念、分享經驗，使資料庫使用與建置發揮更大效益。

第一則公民行動影音紀錄於 2007 年 10 月 9 日完成上傳，截至 2008 年 12 月 28 日為止，《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已累積各類公民行動影音紀錄共計 407 則，每筆紀錄皆可透過網路直接觀看，長度皆在數分鐘以上，十分鐘以內，點閱人數為 381,540 人次（不含嵌入〈embed〉至其它網站的點閱數）。目前拍攝的公民行動主題包括：人權、司法、環境、文化、移民、移工、媒體、教育、社福、稅改、社區、民生消費、性別、勞工、兒少、醫療、和平、學運、族群、身心障礙、原住民、樂生、政黨等內容。

該資料庫攝製人員大多參與社會運動，拍攝的議題也集中在較爭議的社會運動，攝製的影音先上傳到《PeoPo》影音平台，並「嵌入」（

embed) 到《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官方網站，部分內容同時轉到《苦勞網》，以豐富社運資料庫的內容。《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經費來自國科會的數位典藏計劃，雖然其關注的焦點在於社會運動，提供社會理解公民的行動主張，與其它以「文化經濟」為導向的數位典藏計劃案有很大的差別，但仍有其侷限性，一方面這是國科會的徵件案，經費需要每年申請，經費缺乏穩定性；另一方面，也有社會運團體對於國科會願意提供經費紀錄公民行動的作法有所疑慮。

陸、部落客與媒體行動者的靈活串連

2007 年 4 月，全台灣近年來最大的一場自主性社會運動「四一五挺樂生大遊行」。事實上，樂生的議題所涵蓋的層面不只是文化保留與經濟發展的衝突，更涉及了人權、醫療、歷史、古跡、文化等臺灣歷史發展的重要議題，很可惜，樂生在主流媒體裡只剩下衝突的身影。

即使在主流媒體忽略，甚至扭曲的情況下，這場遊行仍有五千人參加，網路媒體在理念傳播及社會動員上扮演重要角色。在網路裡，有運動者的親身經歷，公民記者的第一手記實，有轉貼、有轉寄、有串連、有共筆、有捐款，運動團體或部落客透過網站的運作而捲動了更多人對於樂生的支持與參與，例如，樂生青年聯盟的即時資訊、醫界挺樂生連署、發起的萬人照片挺樂生募集行動、全國紀錄片動員影展、部落客瓦礫發起了「讓樂生人權決定我們的總統」，以及「樂生公車」的行動動員，甚至有部落客在網站發起「100 元買下『保留樂生』的小小夢想」，24 小時，就募集到超過 20 萬的廣告費用，突破主流媒體的怠惰，提供更多公共討論的聲音。

除了網路的報導與動員，大量的影音紀錄與音樂創作更是召喚更多

人參與樂生保留運動的重要動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樂生那卡西--被遺忘的國寶專輯」，以及衍生出來的文化行動。就如同在專輯部落格上所表明的：「這張專輯在極為拮据的條件之下，以獨立製作的精神完成。」創作者希望「透過藝術文化形式，呈現樂生院民可歌可泣的生命史，以及原地保留樂生院的社會意涵。」⁶

除了音樂創作與 MV，專輯中四位年輕紀錄片導演於 2006 年分別執導的《樂生活》（許雅婷、林婉玉）、《樂生劫運》（平烈浩），以及《遺忘的國度》（駱駿嘉）等三部紀錄片也引起極大的共鳴。另外，2007 年 9 月 11 日凌晨，臺北縣警局拂曉出擊，拆除樂生院大門，消息來的突然，當晚部落客及獨立媒體工作者立即透過網路緊急動員，上百人即刻前往聲援。主流媒體雖然 SNG 連線即時報導，但在他們的眼裡，這不過是嗜血的街頭戰役，只有衝突的軀體，沒有真實的生命。然而，現場卻有網路媒體的文字同步轉播；而獨立媒體工作者及部落客也在臺北高雄聯手，將在事件現場拍攝到影像、觀察透過網路、手機立即傳給人在高雄的部落客後製、剪輯，製作出《樂生九一一》；此外，也有獨立影像工作者—「斷境音像工作室」透過諸多網友及獨立樂團的協力，共同創作的五分鐘《樂生 912—社會運動音像資料庫建置行動》的微型紀錄片。在網路及不同的社運場合播放。

《樂生 912》是 9 月 12 日捷運局動工當天透過朋友拍攝提供。影片中段為半年來社會各界結合樂生保留運動留下的影像、照片、文字、音樂、活動宣傳品參與樂生運動所生產資料，配樂部分為從事電子音樂創作的 DIGIHAI 以「創用 CC」方式所提供。

對「斷境音像工作室」而言，《樂生 912》只是拋磚引用的開始，他們認為，網路技術的進步，慢慢讓散佈在網路上的文字與影像資料整合與重新詮釋的機會，希望能倣效美國九一一事件紀錄片《Loose

Change》的製作過程與精神，讓更多人可以一起加入影像編輯或資料提供的行列，一起將影片融入更多人的看法與建議。因此，除了試圖建立樂生的音像資料庫外，透過這樣方式是否能讓資料庫讓參與運動的音像工作者，或與無法實地拍攝但也能作後製的媒體相關工作者合作的可能性。並思考台灣各地社會運動紀錄者往後如何相互協助？類似的社會運動事件如何產生橫向的連結？如何讓台灣各地的社會運動能突破媒體的箝制？

在此之前，「斷境音像工作室」便拍攝「綠手指上的灰指甲」短片探討慈濟在內湖的開發案所造成的環境影響問題，當時就嘗試將影像素材用創用 CC 的開放方式分享出去。2008 年 2 月也和《苦勞網》及《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三鶯部落後援會」、「溪洲部落後援會」合作報導警方拆遷三鶯部落的短片，並在各地舉辦座談巡迴播映。

台灣的部落客及獨立影像工作者較不具組織性，也無特定的內容生產關係，反而在公共議題的涉入上更顯得機動與靈活。

除了聲援樂生保生運動，以及公開表達支持「綠黨」（不是「民進黨」）。「樂暴民」（Happy Mobs）的部落客們也在 2008 年發起「我不要三聚氰胺 Melamine Free--公開、透明，拒絕政府黑箱密室決策」的網路串連活動。

活動起因是從中國進口的毒奶粉在台灣釀成喧然大波，政府應對荒唐走板、企業互相推諉責任、消費者更是人人自危，活動聲明指出：

民選政府、政務官、中央部會或地方政府所做出的任何決策，我們完全沒有辦法知道，到底出席他們所召開的會議的「專家」代表那些單位，在什麼情況下，經過何種過程，討論、爭辯、妥協，或者考慮到哪些特定團體的利益。

雖然我們可以痛罵政府、官僚，但我們都知道：若只有這

樣是什麼也不會改變的。因此我們要求政府完整公開決策資訊、會議記錄，揭露決策過程中每一個細節。同時，身為消費者，如果我們不趁機打破資訊壟斷，我們就只能永遠在地獄中瞎摸，懼怕自己成為下一項黑心食品、商品的受害者，為官僚無能、企業卸責付出健康與生命的代價。⁷

部落客邀請網友透過 email、MSN 將聲音內容傳送出去，在部落格或個人網站上引用或轉貼這篇文章，或是貼上串連貼紙，也建議可以用數位相機或 DV 錄製一段短片，上傳到《VLOG》或《Youtube》等影音網站。活動共有 1,147 個部落格加入串連，主辦單位同時也把活動資訊轉給立法委員進行質詢。

另外，也有部落客投入全球之聲（GVO）翻譯計劃將《GVO》網站上的英文公民報導翻譯為中文。《GVO》的兩位創始者是 Ethan Zuckerman 與 Rebecca MacKinnon。在台灣是 inertia 提出構想，由 Portnoy 開始實行，於他個人 blog「龜趣來嘻」上開始固定翻譯《GVO》的報導。之後 Portnoy 決定邀請更多志願參與者加入翻譯行列，成立了 GVO-translator 群組，開始討論相關事宜。之後成員 ilya 則於《Taipedia》上建立了《GVO》翻譯計劃的頁面，此後群組開始藉由 wiki 的形式協調翻譯進程。希望透過翻譯，將世界其它地方的在地觀點傳達至中文世界，並且提供主流媒體忽略的視角，讓中文網絡世界能與其它國家的 blogger 對話。

除了網際網路的另類媒體行動，傳統的平面媒體的另類發聲在這幾年也有新的發展。

柒、來自四方的破立之聲

世新大學除了發行《台灣立報》及《破報》外，2006 年 12 月開始發行的台灣立報越南文版《四方報》，以越南文字為起點，以「友人」的身份出現，提供在台越南朋友們所需資訊，也藉由大量版面讓新移民／工們以母國文字發聲，傾吐心事，在「說出自己的心事、閱讀別人的心事」的過程中，穩定其初來乍到的不安，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四方報》最初的計畫名稱，叫做「Poly Voices《破立之聲》，東南亞文字定期刊物出版計畫」。之所以稱之為 POLY，除了因為 POLY 有多元文化的含義，也因為 POLY 的諧音：破／立，意味著這是紮根於破週報和立報的另一份刊物。2008 年 4 月，則針對在台灣的泰國族群發行了泰文版《四方報》。迄今（2008 年 9 月）為止，這兩份刊物，仍是全台灣唯一以越／泰文為主、中文為輔的定期刊物。

《四方報》除了作為新移民／工的異鄉友人之外，亦企圖作為弱勢發聲的平台，衝撞主流媒體長期對於新移民／工窺奇、刻板的報導角度；進而凝聚弱勢者的力量，發起跨界文化鬥爭，爭取新移民／工應有的權利。

《四方報》每月十五日出刊，發行 30,000 份，64 個版面，經費來源包括：發行、廣告及相關基金的捐款，其中捐款的金額超過總收入的一半。

捌、暫結語及反思

今日從事媒體渠道爭奪的運動目標，不再只是巨大迫人的國家機

器，還包括無所不在的跨國資本及其背後的意識型態，但是不論行動者有無意識到這是一種對抗主流媒體的傳播形式，使用另類 / 小眾媒體都是對主流媒體 / 意識型態的抗議或補充（管中祥、張時健，2004）。台灣相對於其它亞洲華人地區而言，新聞最為自由，媒體管制最為寬鬆，但卻仍未能發展出多元的媒體及社會樣貌，弱勢及邊緣的聲音在政商聯手的摧殘下僅有一絲喘息，不過，這也提供了獨立 / 另類媒體滋養的土壤。台灣的另類 / 獨立媒體仍然透過各樣的方式在地發聲，除了我們上述常見的「媒體」形式，傳統的社區報、小劇場，或者新興的獨立書店，亦透過各樣的媒體文化行動持續發聲。

2008 年年底發生的野草莓學運延續著樂生保留運動的動員形式，並且把網路動員的功能發揮到淋漓盡致，包括：BBS、Blog、twitter、wiki 等，更重要的是透過 3G 上網及《Yahoo! Live》，破天荒的進行全國各地靜坐現場的同步轉播。

無可否認，另類媒體在社會運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特別是新興的網路媒體，在社會動員及訊息傳佈的功能上，都讓社會運動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不過，社會運動的發展不能忽略其必然存在的物質基礎，過度強調另類媒體的角色，難免陷入科技樂觀主義的迷思。

事實上，不論是另類錄影帶、第四台（民主台）、地下電台，當時的社會早已累積數十年的社會不滿能量，並且諸多組織多年的社運 / 政治團體進行的社會紮根工作亦是相當深遠，甚至是晚近的樂生保留運動，草根的組織也已經營多年，因此，當另類媒體出現後，才能立即擴大社會動能。

另一方面，新興的另類媒體雖然促成社會動員，但我們亦不能忽略其對社會運動的可能傷害，特別是媒體的替代式參與的功能往往造成社會運動抵消作用。例如，當有線電視新聞台發達後，傳統社會 / 政治運

動的演講參與者急速下降，因為在家也能「實踐」政治參與，滿足對社會運動的想像，或者又像獨立樂團「拷秋勤」在聲援野草莓運動演唱時所說的：「我們在家裡和野草莓一起靜坐！」這些都是社會運動的主事者不能忽略的警訊。

民主的可貴在於社會對話，進而採取社會行動，而社會運動的目便是要促成社會群體間，以及，另類觀點和主流價值的對話，另類媒體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除了宣傳理念、社會動員，如何讓參與親臨現場，進行對話、展現力量，或者直接媒體中有效對話，以累積更大社會能量，而非觀看似的替代實踐，這些過程觀照與分寸，恐怕是社運參與者及科技樂觀主義者無法忽略的課題。

註釋

- 1 這裡所謂的「黨」「國」政體所指涉的不只是國民黨，還包括於 2000 至 2008 年執政的民進黨政府。
- 2 <http://www.socialforce.org/phpBB/viewtopic.php?t=8078>。（上網日期：2009 年 2 月 1 日）
- 3 <http://ironhorse.coolcloud.org.tw/node/20052/>。（上網日期：2009 年 2 月 1 日）
- 4 <http://e-info.org.tw/node/38221>。（上網日期：2009 年 2 月 1 日）
- 5 本段引言除收錄於前公視總經理胡元輝的著作：《媒體與改造：重建台灣的關鍵工程》外，也是胡元輝在 PeoPo 第一屆實習記者營的談話內容。
- 6 <http://blog.yam.com/lsynakasi/article/5629952>（上網日期：2009 年 2 月 3 日）

- 7 <http://melaminefree.wikidot.com/demands> (上網日期：2009 年 2 月 3 日)

參考書目

- 李金銓 (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出版。
- 成露茜 (2005)。〈另類的媒體實踐〉，成露茜、羅曉南 (主編)《批判的媒體識讀》，頁 269-283。台北：正中。
- 胡元輝 (2007)。《媒體與改造：重建台灣的關鍵工程》。台北：商周。
- 余陽洲 (1994)。〈造反有理，時不我予—台灣異議錄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世新大學學報》，第四期：1-21。
- 邱千瑜 (2008)。《新媒體閱聽人、公民新聞與公共媒體—新媒體使用者如何看待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管中祥、張時健 (2004)。〈新自由主義下的台灣媒體改革運動〉，《台灣史料研究》，24: 196-236。
- 陳雅萱 (2008)。〈公民發聲：環境資訊中心 專訪台灣環境資訊中心主編彭瑞祥〉，《看！媒體：媒觀報告》，10，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 Atton, C. (2002). *Alternative media*. London: Sage.
- Downing, J. D. H. (2001). *Radical Media: 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Thousand Oaks: Sage.
- McChesney, R. (1999).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Guerilla frontier of sight and sound: Taiwan alternative media (2007-2008)

Chung-Shiang Kuang*

ABSTRACT

Those groups and communities which have been neglected or intentionally eliminated by mainstream media, and citizens who are unable to access media, sometimes express alternative viewpoints either obscurely or furiously by utilizing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 break through the obstacles set by mainstream media. The independent/alternative media developments in Taiwan, 2008 sprang up plurally and thrivingly besides following traditional movements against the state and capital of authoritarian regime. Among them, the flexibil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internet, together with the developed audio-visual techniques infuse new energy into the alternative/independent media in Taiwan. Furthermore, the concerned issues have been expanded from challenging the sole state authority in early stage to cross-nation uniting and local immigrants/migrant workers consideration.

Keyword: Independent media, alternative media, social movement

* Chung-Shiang Kuang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lecommunication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benlakuang@gmail.com.